



一朵时光 轻流年

若善溪◎著

要有多勇敢才能念念不忘
要有多无畏才能守护至今
如果与我再次擦肩而过
抑或偶然相遇
请微笑着决绝而去
莫让遗憾相随
繁华落尽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一朵时光轻流年

若善溪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朵时光轻流年 / 若善溪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385-6677-2

I. ①一… II. ①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2806 号

一朵时光轻流年

作 者 若善溪
出 版 人 李文学
责任编辑 张晓峰
封面设计 乔氏·书皮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41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44803
发行科: 0431-85640624
网 址 <http://www.bfes.cn>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ISBN 978-7-5385-6677-2

定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5644803

目 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总是如此不经意

025

第二章 游离在边缘，静默

055

第三章 幸福薄凉，何处安放

085

第四章 微醺沉淀，遗忘深浅

121

第五章 璀璨安好，寐不成眠

147

第六章 若即若离，不休痴缠

187

第七章 家在云端，风吹而散

219

第八章 谁倾覆了谁的时光

257

第九章 洗尽铅华，在一起

271

番外



第一章

总是如此不经意

在美貌和内涵之间，你会选哪一个？

不管别人的答案是什么，阎小朵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美貌。

因为，时光这把杀猪刀，已经把她“割”得魂飞魄散了……

五月的乌镇，偶尔下一两场小雨，细细地织就出一片朦胧。江南水乡，积着水的青石板路，也只有此时能获得片刻的安宁。清晨，隐隐的流水声，伴着河中青影入了浅梦。这样一个绵柔如绸的地方，浪漫、悱恻的故事从不嫌多，有的只是锦上添花。

静卧的观音桥上，那着了长衫的清俊男子，揽着女子纤柔的腰肢。他们相互凝望，眼中唯有彼此。细雨淋湿了锦绣旗袍，迷离了两双水眸。

“先生，您真的要走吗？”

“兰芝，为了革命，我只能忍痛放弃爱情。”

兰芝听闻，扑到了先生的怀里。他们紧紧地拥抱着。

阎小朵就站在兰芝的身后，撑着一把小油纸伞。可那5块钱的劣质道具早已开了天窗，雨水滴答滴答地落在她的头顶。原本蓬松的刘海已变成一绺绺，软软地贴在额头上。

兰芝和先生已经拥抱了十几秒，阎小朵不免有些烦躁，这个扮演兰芝的女演员又忘词了。4点半就起床，整整一个上午都耗在这座观音桥

上了，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她出场？阎小朵不屑地撇了撇嘴，哼哼出一句含混不清的台词：“可是，先生就是我生命的全部……”

扮演兰芝的女演员听到阎小朵的提醒，连忙说道：“可……可是先生……”

“停停停！”

导演愤怒地甩掉手上的剧本：“有没有带脑子来啊？只有三句话的台词，都重拍多少遍了？！知不知道这是待在乌镇的最后一天？！超过预算你们负责吗？！”

阎小朵噙着口香糖，晃了晃手中的小油纸伞。她看着被骂得狗血喷头的男女主角，有些幸灾乐祸。这个女一号完全是个野路子，只因为投资商推荐的，所以成了最佳人选。

“阎小朵，说你呢！刚才撇什么嘴？镜头里全是你的丑相！”导演把矛头指向了阎小朵。

她慌忙站直身子默念阿弥陀佛。导演骂得起劲儿，可阎小朵定力十足。在剧组待的时间长了，她早已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挨骂，她早就习惯了。

重新摆好机位再次开拍，那女一号脑袋清醒了些，终于顺利地说完了台词。

根据剧情，接下来该阎小朵出场了。在某条小巷子里会有一场暗战，而阎小朵饰演的丫鬟为了救“先生”身中数枪。在一阵悲哀的乐曲中，丫鬟伤痕累累地坠入河中，用自己的死成全了这对恋人。

阎小朵只需说一句台词：“先生，请照顾好小姐。”

从水里爬上岸时，她还在瑟瑟发抖。今天不幸来了大姨妈，落水的一瞬间，阎小朵从内心升腾起一丝悲壮。女一号虽然也有落水的戏份，可人家有替身，只需拿喷壶把头发淋湿就万事大吉了。哪像她，即使面前是口油锅，也要奋不顾身地跳下去。

她随意地扯过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不过值得高兴的是她的戏份

已经全部拍完，从此不用再看这个獠牙导演可憎的面目。

阎小朵喝下两碗热姜汤，身子才渐渐回暖。换了身干净衣服的阎小朵离开片场，游走在乌镇的小巷中。方才还细雨紧织，现在却已艳阳高挂，安静的乌镇又迎来了人声鼎沸的一天。

阎小朵从身上摸出那个干瘪瘪的钱包，里面只有10元钱。虽然卡里还有些备用的，但那是回北京的路费，她不敢动。

举着10元两串的臭豆干，坐在小吃店那古朴的桌旁，看着乌篷船载着兴奋的游客从面前驶过，阎小朵有些发呆。如果有一天，她挣了好多好多的钱，第一件事便是买下乌镇的一处民宿，不用拍片时就闲坐在阳光下，做做小生意，把自己的一辈子织进梦里。

想得正美时，她却痛经了——如果不是一早就跳下冰凉的河水中，也不会痛得这么厉害。她身上忽冷忽热的，额头上早已渗出了细密的汗水。她手里紧紧攥着臭豆干，却没了胃口。她痛得趴在桌子上起不来，早已没了先前的兴致。阎小朵向店家要了一碗红糖水喝了，才缓过劲来，但头仍有些昏沉。外面美丽的景致渐渐变成一抹虚影，阎小朵便没有顾忌地合上了双眼。

也不知过了多久，阎小朵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她迷茫地抬起头，才发现这个小吃店竟然成了拍摄场地，工作人员已架起了摄像机，正在录制节目。摄像机前，那个戴着耳麦的男孩只露出侧脸，在阳光下投出一道温和的剪影。

“观众朋友们，今天小一要带大家见识一下乌镇有名气的臭豆干！别看这家店毫不起眼，其实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他的声音很好听，表情很可爱，最重要的是看起来很熟悉。阎小朵打了一个激灵，心就飞了起来。竟然是他，那个同样是童星出身的顾诺一。

虽然他们已经有很多年没见面了，可阎小朵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顾诺一。一部青春偶像剧，令顾诺一彻头彻尾地摆脱了童星的影子。现在的

他，是拥有两百万“粉丝”后援军的潜力新星。

时间就是如此无情，把阎小朵推入了地狱，却令顾诺一留在了那个梦幻的天堂。

节目录制中的顾诺一，嘴角旁带着浅浅的梨涡，载着满满的阳光，一点一点地糅进阎小朵的心房。他没怎么变，笑起来还是那么招人喜欢。

节目很快就录制完了，顾诺一的微笑转瞬即逝，薄唇勾勒出一丝疲倦。他捋顺挡在眼前的刘海，对着工作人员浅浅地说：“你们先走吧，我要在这儿待一会儿。”他顺手戴上棒球帽，低低的帽檐遮挡住了清俊的容颜。

阎小朵想，顾诺一就是一幅画，静静地绽放在江南的烟雨中。此刻已临近中午，小吃店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她做了一番思想斗争，终于鼓足勇气来到顾诺一面前：“小宝？”

顾诺一稍稍蹙眉，却还是循声望去，他只看到一张笑得灿烂的圆脸。“不认识我了？我是小朵啊——阎小朵。”

在顾诺一的眼中看不到任何表情，不论是欣喜还是厌恶。阎小朵的心渐渐凉了，他虽是她的竹马，可他早就忘记了他的青梅，自己果然是自作多情。

“小一，要走了！”工作人员站在远处的石桥上召唤他。

顾诺一伸了个懒腰站起来。他的个子真高，有一米八五吧！阎小朵失落之余，还不忘打量眼前这个男孩。

“有笔吗？”

突如其来的问话令阎小朵猝不及防：“什……什么？”

“我说，你有笔吗？”

阎小朵翻找着自己的随身包，还好有一支记号笔。她递了过去，谁知顾诺一却撸起衣袖：“把你的电话号码写在这里。”

她有些呆傻，他在向她要电话吗？刚才还冷冰冰的，他的态度怎么前后截然不同？

阎小朵好久才缓过神来。顾诺一无奈地接过记号笔，然后拉起她的手，在她的手背上写下了一串数字：“记得打电话给我，策策。”

阎小朵看着那双修长的腿跨出了小吃店陈旧的门槛，脸有些发烫。他竟然还记得她叫策策。

如果时光倒转几年，就算对方是顾诺一，她也不会轻易上前搭讪。可如今，她却不得不改变，骄傲的白天鹅终究弯下了优雅的长颈。时间改变了一切，令她变得谦卑，变得奋不顾身。阎小朵摸着手背，字有些潦草，却依稀感觉到他指间蜻蜓点水般的暖。

回到片场时，大家已经收工了。剧组明天要赶赴南京拍摄，而阎小朵也到了该滚蛋的时候。她蹭到生活制片的面前：“那个……我明天要走了。”

生活制片明白阎小朵的意思，头也不抬地丢了一句：“红包在陈导那儿，他让你过去取呢。”

在剧组，凡是演死人的演员，都会得到红包用来冲冲邪气。虽然钱不多，但是对于阎小朵来说，没有不要的道理，只是她没料到陈导会亲自发红包。站在房间外，想着陈导满脸横肉，阎小朵的汗毛便会不由自主地竖立起来，可她还是敲了门。

屋子里满是烟味，陈导还在看剧本。未等阎小朵开口，红包就甩到了她怀里。阎小朵赶忙嬉皮笑脸地抱紧：“嘿嘿，谢谢陈导。”

陈导没有抬头，只是随口搭着话：“阎小朵，我也算是看着你长大的，所以再劝你一次，你还是换条路走吧。干什么都能养活自己，不一定非要在演员这棵树上吊死。”

阎小朵趁机看了看红包，竟然有50元。即使陈导再出言不逊，看在50元的面子上，她也无所谓了：“瞧您说的，我还等着您选我做女一号呢！”

陈导鼻间哼着一丝轻蔑，他挥了挥手，阎小朵赶忙闪出门外。虽然这红包要当天花出去才吉利，不过她还是舍不得。

“哟——小朵，在陈导门外干吗呢？”

一听声音就讨厌至极，是剧组的副导演——那个到处揩女演员油的家伙。阎小朵把红包塞进裤子口袋里：“你管不着。”

她想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却听身后一阵嘲笑：“装什么啊？童星就了不起了？现在走街上看谁还认得你！长了一张柿饼脸，还梦想着当女一号——脑袋一定让驴踢了。”

阎小朵最不能忍受别人提她的外貌：“告诉你色棍，我脑袋就是让驴踢了，我就是想当女一号！你等着瞧吧！”

副导演还在冷嘲热讽，可阎小朵却堵上了耳朵。她不想听，也不想在在意。她回到房里，收拾着自己的行囊——不过是一个小背包，一本日记，还有一个像素不算高的卡片相机。

走出被剧组包了的民宿，天色已有些暗淡。沿河的商铺挑起了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阎小朵想，她还会回来的，成为璀璨的明星，带着许许多多的钱回来。

阎小朵买了一张硬座车票。拥挤的车厢里，她蜷缩在一角。车顶的灯光忽明忽暗，她只是盯着手背看。随意组合在一起的数字连接着另外一个人，一个她不讨厌却令她极度自卑的人。阎小朵打开日记本，郑重写下：“5月13日，小宝和策策相遇。”末了是那串号码，再无其他。

阎小朵艰难地从座位上离开，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将窗户支开一条小缝，她喜欢任呼啸的风使劲地吹着自己昏沉沉的脑袋。她已记不清像这样在火车上度过的日子有多少，但她知道，只要她不开演艺圈，这样的日子就要循环往复。阎小朵点了一支香烟，看着烟圈慢慢地升起，飘出窗外消失不见。窗子上，清晰地映着她的容颜——深陷的眼眶，惨白的脸颊，还有杂乱枯黄的长发。如今，又有谁能认出她是那个十几年前人见人爱的小童星？

人说，女大十八一朵花，阎小朵绝对是那朵没等开放就蔫了的花

儿。小时候的她，精致得像个洋娃娃。可自从15岁那年开始，她的脸盘一天天变大，鼻子上的肉越聚越多，眉毛渐渐稀疏，她能接的戏也越来越少。直到18岁，她才勉强接受了这个让人不安的现实——她长残了。

阎小朵在厕所里待了许久，直到外面不时地响起敲门声，她才掐掉烟头。在门外排队上厕所的人们向她翻着白眼。再回到车厢，自己的座位已被侵占，阎小朵懒得理论，便在车厢连接处站了整整一晚。

直到火车到站，她的头都是昏昏沉沉的。出了北京站，要坐地铁时，阎小朵才发现钱包不翼而飞了。片刻的惊慌过后，她却只剩下麻木。她迅速回忆着在火车上发生的一切，原来是自己把钱包丢在了厕所的洗手台上。钱包里并没有多少钱，可她心疼那个50元的红包。现在，她浑身上下，里里外外，连一个硬币都没有。

阎小朵是从火车站走回家的，走了整整3个小时。回到家的时候，双腿酸痛肿胀。那一间50平方米的小家，是她的全部财产，她忍着疲惫擦去窗台上的灰尘，为唯一的一盆仙人掌浇了些水，便打开了电脑。

漆黑的房间里，只有电脑屏幕散发着刺眼的亮光。阎小朵在某论坛一连注册了10个ID，只要帖子出现“阎小朵”这三个字，她便像个英勇的斗士，在10个马甲中变换着身份无休止地与陌生人掐架。她的内心无法像她外表显露的那般无所谓，她是在乎的，比任何人都在乎。即使她成为公众人物很多年了，但对于辱骂她的帖子依旧不能泰然处之。

看了看手表，已经凌晨4点半了。她关上笔记本电脑，有些懊恼地叹了口气。早就发过誓要断网的，可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虽然知道每一次都会让自己生气，可还是会这样做。

躺在床上，窗帘透出黎明的薄光。阎小朵强迫自己睡觉，只有睡着了才不会有烦恼。这一睡不要紧，竟然睡了整整一天，再醒来时已是晚上10点。肚子饿得直叫，她挣扎了许久才想起冰箱里还有两个鸡蛋。她随手打开电视，习惯性地调到娱乐频道，边吃着盐水煮蛋边冷冷地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电视里，昔日的童星已所剩无几，还能延续神话的

则少之又少，顾诺一算一个。电视里正放着他的通告，搞怪的表情，可爱的笑容，像是夏日里的冰激凌，让人心生愉悦。阎小朵最喜欢的还是那双梨涡。屏幕下方有一行字：宅女的终极梦想——萌系优质少男横空出世。

顾诺一，顾诺一……

阎小朵呢喃着这个名字，眼睛里闪过一道亮光。她从背包里翻出日记本，盯着那串电话号码，却又一次尝到了不幸的滋味——11位的号码，她只记录了10位。

到底要多么不幸，才能如此倒霉？阎小朵苦笑了一声，却还是不停地试着电话号码，一次又一次地拨打。电话的那一边或疲倦或不耐烦，却都不是她想要找的那个人。

手机马上就要没电了，由于长时间拨打手机，机身已有些发烫。马上就到晚上12点了，阎小朵满面愁云，她一定要借到钱才行。三天后还有一部戏，她不能因为没有路费而失掉这个机会。再打一个，如果还不是他，就放弃。

阎小朵挑了一个还算吉利的数字凑成了十一位，这一次没有彩铃，只是长久的嘟嘟声。一声，两声……阎小朵默默地数着，数到第七声时，才传来一声懒懒的“喂”。

疲倦中带着清冷，只这一声，就使她原本冷却的心又燃烧了起来。她压抑着心头的兴奋：“小……小宝吗？”

对方长久的沉默，随后说道：“你是谁？”

“我是策策！”

没有她所预期的热情，不过是一如既往的淡漠：“有事吗？”

有事，当然有事！可再怎样的厚脸皮也不能一张口就提钱，何况是对一个几年都不曾联系的人。阎小朵脑子飞快地运转着，说：“在乌镇那天，你忘记把那支记号笔还给我了。那支笔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电话那边顾诺一懒懒地搭着话：“是吗？可惜我不在北京。”

电话就这样挂掉了，阎小朵有些沮丧。现在是晚上12点，电视里依旧很热闹。看着娱乐节目里众人大笑的脸庞，阎小朵“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阎小朵很少哭，可这一次她却无法控制，她真的没有退路了。妈妈死后，她卖了老家的房子，在北京安置了这个小小的家。在这个圈子里花钱如流水，即使再怎么节省，她也还是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难道非要逼得她卖房子不成？

她环膝坐在床上愣神，沉沉地叹着气。手机意外地响了，是个陌生号码。这么晚会是谁打来的？但她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是阎小朵吗？”

“是。”

“我是顾诺一的助理小雅，记好地址，明天来找我。”

这个电话干脆利落，前后不到30秒便交代了所有的事。原来，顾诺一托今晚回京的助理带回了那支记号笔。可那支记号笔不过是个托词，她想借钱的目的依旧没有达到。既然她已经豁出去了，那脸皮再厚点儿也无所谓了。阎小朵又拨了顾诺一的电话，可这一次，他却关了机。

顾诺一所在的经纪公司在一处高档的写字楼里，走廊的墙壁上贴满了公司艺人的照片，还有各种唱片和影视剧的海报。绚烂的人生总是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那么醒目，那么刺眼。

“喏，你的笔。”

助理小雅把笔扔给了她。虽然没打过交道，但小雅却是认识阎小朵的。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阎小朵，在娱乐圈无人不识，无人不晓。

顾诺一的经纪公司很牛气，连带着顾诺一的助理也很牛气。阎小朵紧紧攥着那支记号笔：“等等，小雅姐！”

阎小朵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经纪公司。今天的阳光刚刚好，不刺眼，温和如棉。她用手指弹了弹那三张百元大钞，脆生生的，好听。她

把钱小心翼翼地卷起，然后塞进了口袋里。

去片场的路费有了，明天又将是阳光灿烂的一天，阎小朵心情好了起来。她不想回家，也没有什么朋友。摩天大楼的后门通向未知的胡同，今天就来个胡同一日游好了。

阎小朵是喜欢北京的，喜欢这里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机会。她可以永无休止地去试镜，靠自己仅存的一丝人脉艰难地拼搏。这条路是她选的，那么就要低着头走到黑，直到撞得头破血流，直到无路可走才肯罢休。

北京的每一寸土地都很厚重，每一缕空气都沾着古老的气息。她深深地呼吸着，努力让自己融入这个城市。她还记得自己的誓言，要在北京三环以内买一套500平方米的别墅，在上海的外滩边盘下一家咖啡店，还有乌镇让人流连忘返的民宿。

“美女，一个人散步，不寂寞吗？”

阎小朵驻足循声望去，看清了槐树下那个向她微笑的男子。他有一张令人过目不忘的脸：细长的双眼似笑非笑，阴柔中掺杂着不羁；及肩的栗色长发用五彩丝线绑在脑后；着一条很旧有破洞的牛仔褲，和一件棕色的机车皮衣。阎小朵忽然对他产生了兴趣：“你是在叫我吗？”

“当然。”

他从面前的画板上取下一张画，递到阎小朵的面前：“我画你很久了，送给你。”

阎小朵接过，雪白的纸很厚实，她看了看却把画扔回他的怀里：“你的画工太差了。就这样的水平，还想和女孩子搭讪？”

男子一怔，却轻笑了几声：“你倒是说说看，我哪里画得差了？”

哪里差？差就差在他画得太好了，整张纸上都是她的大脸还有肉肉的鼻头。阎小朵瞄着那幅画，恨不得撕掉：“我的眼睛没有那么小，脸颊是纤瘦的，还有鼻子没有这么塌！”

“可你就长成这副模样。我哪里画错了？”

阎小朵瞪了他一眼：“神经病。”

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好心情瞬间被破坏殆尽，阎小朵转身离开，没再多看他一眼。

可那个男人却收拾好画板跟了上来：“你有男朋友吗？”

阎小朵从口袋里取出一粒口香糖放入口中：“有，十七八个呢。”

“介不介意多我一个？”

“介意，非常介意。不要跟着我，我最讨厌扫兴的男人。”

他停下了跟随她的脚步，却是开怀地笑着：“喂，阎小朵，你记住了，我叫何逐。”

阎小朵打了一个冷战，他竟然知道她的名字！阎小朵回转身，可他已经消失不见了。

竟然有这么奇怪的一个人，何逐，与他的名字一样，像一阵风来，像一阵风去，无法追寻。

回到家的阎小朵，还时不时想起那个男子。这个何逐是谁呢？或许，只是一个粉丝吧。

阎小朵把那300元钱从口袋里取出，然后一点一点平整地展开，夹在了日记本里。她提笔写着：“5月15日，策策欠小宝300元，还有一个谎言。”

这本日记里的所有故事都属于她，也许顾诺一永远都不会知道这300元钱的事。毕竟，这钱对他来说轻得就像一粒尘。助理小雅不会在意，那顾诺一就更不会在乎了。

她合上日记本，重新收拾好背包。三天之后，海南，女三号。

依旧是火车，硬座。挤在人群中，她开始了新的旅程。海南没有四季，只有温和的暖、炽烈的热。一个小背包，一个卡片机，就是她的世界。

她喜欢到处拍照，拍各个火车站的面貌，然后把它们洗出来贴在墙上。她每走一步，都要留下清晰的印记。海口的火车站外，阎小朵用手挡在额上。阳光倾泻而下，从指缝透出的光晕令她心情大好。海南，一